

大家
DAJIA SHUXI

名家随笔经典

黄晓敏·著

CAIXINGCAIZHI

采苻

采芝

主 编 阎纯德
副主编 谢冰玉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家
DAJIASHUXI

名家随笔经典

黄晓敏 / 著

CAIXINGCAIZHI

采苻

采芝



YZLI0890137639

主 编 阎纯德
副主编 谢冰玉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苻采芝/黄晓敏著.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1

(大家书系·名家随笔经典)

ISBN 978-7-5445-1982-3

I. ①采…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1825 号

采苻采芝

主 编:阎纯德

副 主 编:谢冰玉

著 者:黄晓敏

责任编辑:谢冰玉

封面设计:大 禹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馨元工作室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4.25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5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7972223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

——“大家书系”之随想

一

当今“时尚”的潮水似乎已经漫过了世俗堤岸。在这个“什么都不缺”而缺少文化的时代,有一种狂野之气大有拟将“高雅”挤扁、压烂之势,但是文学并非无所作为,饥渴、茫然、寂寞、郁闷的精神和心灵依然需要文学来疗伤,“缺氧”的空间,依然应该有文学强劲的呼吸。“文学”作为精神食粮,有资格以其高尚的道德、理想、正义精神来温暖人心。这正是编者与出版者推出“大家书系”唯一的出发点和希望。

001

二

书写文学的发生,始自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使文学有了赋形的外壳。所以,人类语言与文字及人类对于生活观察与思考,是文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中国散文蛛丝马迹地寻根溯源,其血脉可以追溯至甲骨卜辞、易卦爻辞、铜器铭文,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散文”,尤其是《周易》已具有散文的文学雏形。时至春秋战国,“百家竞作,九流并起”,著书立说,各具风采。《论语》风格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寓意深厚;《老子》无为而治,朴素辩证;《墨子》语言质朴,逻辑性强;《孟子》大气磅礴,锋芒显露;《庄子》奇幻斑斓,想象浪漫;《韩非子》论述严谨,雄辩锐利。它们是中国浩瀚散文长河之先河。

关于散文概念,一般都认为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或者以为是译自西方。事实上,中国“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①,最早出于佛徒口中,从韵文到无韵之文

^①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第4页,2008年,中华书局。

“散语”，再到散漫随意之文“散文”，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北宋沈括以降，文人的散文文体意识越发明确，可见中国散文的历史，上承“孔孟之温文肃穆，庄列之飘逸灵动，史传之厚重笃实，唐宋八家的风骨兴寄，晚明小品的洒脱情趣”^①，经历代文人的刻意营造，使古代散文精神深入文心，形成了抒情、议论两大形态的优秀传统，并不断得到发展。及至20世纪“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散文进一步革新洗礼，推陈出新，个性解放，经历了一次“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使之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形式得以拓展，思想得到提升，风格更加多元，使历久而不衰的文体和人文精神传统得以弘扬，使之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重要文体形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明末小品“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朱自清也说，“五四”时期，“散文的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从清末算起，在那个“挣扎和战斗”的时代，多数作家终于发现了自己，经过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茅盾、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等一代人的耕耘，使散文在承袭传统、吸纳欧美之下，生长了新的精神。

写景、抒情、议论是散文的基本艺术形态。它的自由就在于能言己之所言，抒己之所想，既可以写“风花雪月”和“悲欢离合”、苦涩的“闲话”和清幽的“心态”，也可以通过各色人等和社会世相提出批评与呐喊。

散文写作无定法，有的偏于叙事，有的富于抒情，有的长于议论，因此便有了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

散文与随笔是一对无法分开的连体婴，如果叙事或抒情多了，人们会说这是散文，如果议论多了，就说它是随笔，人们又常常连说为“散文随笔”。

以文学形态而论，小品与杂文亦属散文。小品与杂文亦是自古有之，宋玉的《答楚王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韩愈的《杂说》，都是大家公认的这类文体。这种文学形式，到了近代，多以议论为主，形式短小，言简意赅，内容广泛，风格犀利、尖锐、深刻，冷嘲热讽，幽默风趣，鲁迅视之“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自下而上的血路来的东西”。由于鲁迅等先驱的耕耘和开拓，小品或杂文，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形式，延续至今。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从散文中又分离出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游记文学等独立的文体形式。

^①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第429页，1995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三

20世纪“新时期”之后,散文研究有了新的拓展,理论层面得到了升华,林非、余树森、刘锡庆、楼肇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非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史稿”被誉为散文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散文转型初期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篇章”。林非说,大散文兼容文学家、学者和思想家的多种素质,散文必须脱离和摒弃低俗,关怀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境遇,“艺术上超越保守与平庸,实现革新与创造”;但是散文往往被误解,“认为它最容易撰写和驾驭,完全忽视了要达到它的美好境界的异常艰难之处。因为浓郁情感的勃发和深沉情感的升华,都无法大量和永远地涌现出来,更何况还得天衣无缝地融汇于形象和文字里面。”刘锡庆《散文新思维》和他的演讲,为散文“弃类成体”做出了贡献。他强调散文的主角是自己,好散文必须“以我为主”,其个性和心灵是赤裸的,是自我心灵生命和人格魅力的艺术外现。散文的向内性即万物内化,其特长在于表现内心,关注人类的“内宇宙”,一切事物没有心灵的过滤和沉淀,就不可能有散文。散文之优劣要看是否运自由之笔写我自得之见、抒我自然之情、显我自在之趣。散文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好散文必须有魂作核、以真情为骨,不拘泥于外在的语言形式。他还提出散文写作的五个层面说,即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生命体验层面,这些真知灼见都为我们认识散文打开了一扇天窗。

四

文学的神髓是思想。20世纪“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经历了“伤痕的控诉、理性的反思、文化的寻根”,曾经的热烈回到温和平淡的“恒温”状态,使散文有了常态。

文学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既要承传文明,又要发展文明。“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是思想境界,这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因此,散文的趋向永远应该是大境界和语言美。”散文之道就在于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大情怀和人格。谢冕坚信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有多大,他的文字就有多远。在他的散文里,我们感受到的既有诗意的狂欢和富春江般的激情,又有悲怆婉丽、忧患重重的文化意韵。

阎纲说,“文学者,情学、情欲学,情根于爱”,“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情之所至,缘情成文”。他的体会是: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你的灵魂,不要动笔;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不要动笔;没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不动笔(艺术细节是魔鬼);求精短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他还说:“心灵对立构成

艺术哲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美丑的势不两立,透过情感的反差、碰撞,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散文是写实的,这“实”自然是自己的实;散文是写心的,这“心”自然是自己的心。散文的境界和个性是多元的,或“载道”,或“言志”,或辛辣,或平淡自然,或闲适幽默,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这也正是作家笔下相异的“个性”。作家眼里的山水、生活、爱情、友谊、仇恨、遭遇、情绪与欲望,都是自己的心灵告白。

创作实践浇灌出的心得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张抗抗相信“‘自己’是唯一重要的,‘自己’意味着个人、个体、个性;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界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一个热情地生活过、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她“按照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如果说,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对别人说话;小说中的‘我’,大隐隐于‘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旁白’,那么,散文随笔便类似于‘独白’了。在散文和随笔中,我是显形的,我只对自己说话——我行、我见、我读、我想、我爱、我恨……用坦诚率真的文字——我记下!”她还说,“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我会觉得憋闷、委屈、难受。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浮出水面来歇息。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自己’,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异’与‘同’。因为,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

陈启文也说,“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但在年过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写作‘共和国国情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前者让我从书斋重返大地,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这甚至是一种逼迫。而后者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在文化的自省中,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受……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我一直在渴望,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我认为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自由、平等、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没有花架子,也不必在叙事上有过多的营构,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它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人性,诗性,智性,理性,神性,个性,它的端庄、严谨和内在的遒劲的张力,特别适合由汉语来承担。”

“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作家作品的质地”,这是赵玫的文学

信念。她非常重视文字,一直认为“文字是文学最基本的部分,于是我始终坚守着对文字的痴迷……语言不仅要负载故事,还要承载思想,所以小说也应该拥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于是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让语言的苛求甚于故事的铺陈”。她喜欢变化,喜欢新的尝试,“任何创造性都来自对以往的背叛,关键是能否颠覆你自己”。她还说,“我一直喜欢‘形式’的追求,因为其中可以体现创新的手段。形式是一种很微妙的载体,既具体又形而上……我喜欢将这个概念融入情感乃至思想的认知。新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哲学。有时候景象就是思想,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载了心意。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满形式感,诸如意绪流淌、时空倒置、凝固或运动的文字,画面般的描述,音乐般的交响,乃至句式、标点、字体的变异。总之形式会在任何不经意处生出无限深意,进而改变文本的走向……”

五

作家眼里的文学,常常是相同的,又常常千差万别。他们因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化因缘的差异而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真理不是唯一的,但尘世间的人生和情感是绝对真实的。

宗璞以小说为旗名满天下,其散文也写得朴实、真切、感人。许多年来她身体欠佳,却一直坚持写作,说自己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写作一如炼丹,“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她说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其实她就是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人物。她真诚地对待写作,希望“在尘灰中磨洗出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她还说:“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她说的是自己的作品,这之于整个文学、文坛和所有的作家,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淘洗颇为令人深思。

中国散文传统根深叶茂。乐黛云认为“非常个人”的散文应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与真美。“时日飞逝,多少文字灰飞烟灭,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唯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永远激动人心。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她援引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简以示中国文学之传统:“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形于言”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而“情景相触”构成意境,又是成功地“形于言”的关键之关键。

梁晓声认为“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而散文与人的关系,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慈母’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

‘红颜知己’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

刘锡诚是一位民俗文化大家,说“文人虽不务实学,却爱解剖人生”。这很有哲学深意。“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要传世,自然得有思想与艺术。”

以双语写作为己任的黄晓敏,没想到中文写作的欲望竟然萌生在寂寞的异国他乡。她说“拼音文字要你走进里面去寻找它的节奏,象形文字除了节奏,还有画面和诗意的锦绣:华丽和冷清,理性和调侃,热闹和凄凉,鲜花和芳草扑面而来,多年后,汉文字的魅力,在与母语几近隔绝的天涯,重识了故乡的芳草。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是跟故乡对话,是某种形式的回家。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好像听完音乐后再来享受绘画。在这远离故乡的天涯,用中文写作就是我的假日”。言为心声,这从灵魂里喷涌出来的语言,令人温暖,令人动情!

作家们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灵光,是经思想、感情和时代一起千锤百炼而成的肺腑之言,无论对年轻的作者或对读者无疑都有宝贵的启迪。

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坛开始拆除栅栏,80年代初的巴金真话,又使散文得到一次反思和自新。有“解放”就有新生,30年来散文的繁荣是一个事实,女性散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新生代散文,后浪赶前浪,不断发展。贾平凹自创刊《美文》以来则一直鼓呼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的大气魄、大境界、大气清正的时代“大散文”,强调散文的平民意识和创新精神。穆涛说,“生活在你之外,真实也就在你之外;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作家的耕耘与思考,都是散文发展繁荣的阳光雨露。

写作很像一朝分娩,有痛苦,也有欢乐。我们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鲁迅的辛辣、周作人的闲适、老舍的幽默及大家们的思想艺术之光。作家们越来越多地自觉行走在人世间那个最庞大的队伍中。他们的真情言说足以证明散文的尊严与神圣。“大家书系”是作家提交的一份包罗万象的“私密档案”,从不算遥远的过去浏览至今,既有忆往的苦涩,也有当下的欢乐,既有思想的锋芒,也有艺术的鉴赏,文化与历史,国内与国外,现实与幻想,这个多元的精神展示,算是献给2012年的一个礼物。

丛书主编 阎纯德

2011年11月12日于北京半亩春

故乡芳草在天涯

说起来有些奇怪,我用中文写作,不但是到了国外才萌生的欲望,而且是在用外语发表作品以后开始的。

当学生的时候,外语老师曾对我们说:“什么时候你们能用外语做梦了,就算学出来了。”这话描绘的远景在当时显得如此高不可及,大家都立即排除了将它作为目标。多年后身处异国他乡,忽一日半夜醒来,发觉母语久违梦境,想努力做个中文梦,却也同样由不得自己了。这时才体会到老师那句话的真谛:当语言不再作为有意识的交流工具时,它就成了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部分。由此想到法国的著名华裔双语作家程抱一,这位热衷于文字游戏的语言大师故意将法文词“connaissance”(知识)拆开,分解成“co-naissance”(同,生)两个部分,用以说明:“只有生在一种语言之中的人才能真正同化。”

用法语写作,除了超越障碍、到达彼岸的酬报之外,乐趣在于那严谨的思维和富有音乐感的节奏。这种过程在翻译和阅读中也同样明显。一丝不苟的缜密,伴随着快感,既顺理成章又出人意料的节奏,就有了优雅和享受。

可是,总觉得这享受似乎有些不彻底。

那些拼音文字,是要你走进里面去寻找它的节奏的。而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除了节奏,还有画面。在深入方块字组成的内容之前,先有了直接的感受,文字本身就是诗意的锦绣:华丽和冷清,理性和调侃,热闹和凄凉,鲜花和芳草扑面而来,在组词方面也留给写者更大的驾驭空间。使用这样的文字,享受又多了一层。如果将法语比喻为音乐的话,它也许是可以闭起眼睛来听的肖邦;字母的链接,像音符一样,乐曲流淌过去才展开想象。而汉语更像一目了然的绘画,衬托着音乐节奏……于是,在多年使用外语以后,我体会了汉文字的独特魅力,在与母语几近隔绝的天涯,重识了故乡的芳草。

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欧洲学者曾说：在网络兴起的时代，中国人战胜了世界化的威胁，赢了一场大挑战，这就是网上中文的成功。确实，网络使中国同世界接轨，但无论英语还是其他拼音文字都未能取代汉语，用汉字交流不但没被抛弃，而且乐趣有增无减。不是吗？随意的对话，家长里短式的聊天，用文字一打出来，似乎多了种可供咀嚼的韵味。对我来说，在海外写中文，也是跟故乡对话，是某种形式的回家。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好像听完音乐后再来享受绘画。如果真如已故作家史铁生所说，“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那么不论我努力的成果如何，在这远离故乡的天涯，用中文写作就是我的假日。

黄晓敏

2011年10月于尼斯

目 录



contents

【总 序】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

——“大家书系”之随想/阎纯德/001

【自 序】

故乡芳草在天涯/001

【第一辑 域外随笔】

采苻采芝/002

新春话“酒”/005

翻深道情/008

柳絮时节的遐想/010

酒话重提/013

北京拾旧/022

家住花园村/027

从勤劳说起/029

为自己的相貌负责/033

【第二辑 异国风情】

橄榄油/036

地中海画面/040

巴黎的咖啡馆/043

卢森堡公园之秋/046

怎一个香字了得/048

南方的色彩/053

法国人家的酒窖/055

食不厌精/057

快餐与慢餐/061

餐外之餐/064

三百六十五个太阳/067

圣诞印象/071

【第三辑 走马观花】

浪漫威尼斯/074

夏游波罗的海/076

历史的神秘,疯狂的梦想/078

也说摩纳哥/081

罗彻尔德夫人别墅/085

那不勒斯印象/087

美国点滴/091

【第四辑 曾经相遇】

永远的波莉娜/094

康 嫂/098

布歇太太/102

达尼尔 / 105

大查理和小查理 / 108

柳蜜歌 / 111

飞机大 / 114

请收下这幅画 / 116

【第五辑 在蓝色海岸追寻画家足迹】

莫奈:最后的浪漫 / 120

雷诺阿:晚霞的色彩 / 122

毕加索:永远的缪斯 / 124

马蒂斯:阳光的奇迹 / 126

凡·高:疯狂的追求 / 128

塞尚:南方的孤独 / 131

夏加尔:梦幻的启示 / 134

【第六辑 笔趣闲拾】

苍凉是葱绿配桃红 / 138

我看苏青与张爱玲 / 141

《京华烟云》与《红楼梦》 / 144

话说陆小曼 / 147

良夜花解语 / 150

紫薇紫薇 / 152

明朝那些人名儿 / 154

《红楼梦》茶话 / 156

《红楼梦》游戏 / 160

《红楼梦》酒令 / 165

【第七辑 管窥文学】

法国叙述符号学浅谈 / 170

格非式的“追忆流水年华” / 176

《聊斋》的叙述手段与荒诞 / 180

西方小说与晚清叙事话语的转变 / 187

爱的永恒与沙漠

——读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小说 / 193

王安忆小说中的空间 / 203

大家书系

采苻采芝

第一辑 ❀

域外随笔



采苢采芝

命运让我成了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人。

有个语言学家曾说过,学习一门语言不是简单的记忆,而是调动身体和思维、运用全部理解力和想象力去感受、判断和体验的过程。真到了这般火候,语言就不仅是交流工具了。当它干脆成了行为方式的时候,看事物就多了些角度,可以理解别人的不理解,还可以用外人的眼光看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西方人的不理解,有文化的原因,也因为我们经历过他们无法想象的年代。法国的中国文化年的时候,出版了我用法语写的一部半自传小说。与读者见面或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有人问:为什么你的小说里几乎没有痛苦的表露?

在西方人看来,回忆那段历史,应该不是哭诉就是呻吟,可那个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里居然笑声不绝。掏出手绢子打算陪着哭的法国人失望了,说不定还有点愤愤的:他们的恻隐之心扑了个空,悬在那儿无处着落。

这本书,曾有老同学拟过中文译名《翡翠山峦》,瑰丽而浪漫,不知道是否也是因为没想到悲愤。我心中原先的题目却是实打实凿的《玉山县》。其实两个都可以用,那是个没有多少浪漫的时代,我们却在喜欢幻想的年龄。

西方人能够理解么?历史如何悲剧,我们也不是终日以泪洗面。

物质当然是贫乏的,当时连扎小辫儿的橡皮筋儿都没有,同学从北京寄来一把,明眸皓齿、粉面桃腮的农村女同学一抢而光,缠上各色毛线臭美一回,就差没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了。

苍白瘦弱的女大夫在田里插稻秧,脸上架着一副眼镜,腿上爬着两条蚂蟥,干部表扬她改造得好。她不动声色地扶扶眼镜,眼皮也不抬地说:“我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么。”

学校布置拾肥任务,每天要交十斤。新鲜、湿润、冒着热气的牛粪,一摊五六斤,可是肥劲儿不够,不算数。自从忍痛放弃了这可爱的目标,我就不会走路了。

行进时低头直视前方,发现小撮猪羊粪,赶紧让女伴回去拿家伙,我守着那堆宝贝,有路人稍示兴趣,马上警惕地声明:“这是我的!”

我们的数学老师,南开大学高才生,因为出身地主被遣回老家。老家就是我们所在的公社,家里房子比不上刘文彩,早被没收做了校舍。农村缺教师,免了他的监督劳动,让他教贫下中农子女,夹带着我们几个可以改造好的。这地主却不知幸福,还挺狂,大字报贴到他家墙上,他晃着脑袋挨个儿批评书法。碰上一问三不知的学生,也斜着眼骂人家不如回家去种玉米(其实那个丘陵地带只种小麦和水稻,不种玉米,地主儿子五谷不分)。所以只有继续挨批。

屈了他的才,便宜了我们。六年后我在北京考大学,因为没上过高中,而且自从离开外语附校就没摸过法语,下了班看初中的法语课,做高中的数学题。结果法语是各科中分数最低的,只有80分,数学倒是最高的,得了96分。虽然只拿它当了回敲门砖,门既敲开,砖头也就扔了,还是感激那南开地主。

能以局外人的眼光看母语,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被别人的语言渗透以后,反倒发现了从前被自己忽视的东西。

我无意比较哪种语言更优越。语言没有高下,只有区别,不同系统有不同的道理,缺少什么都不妨碍各自玩儿得转。但是,抛开语法不谈,中文肯定是表现力最强的文字。它的表达是双重的,既有内容的传递,又有形式的体现。精彩的描写,连字面都美,扫一眼就觉出热闹、凄凉、清隽、浓艳……“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小时候并不全懂,但从字形和节奏中也感到一种意境。

我们说“铿锵有力”的时候,那力不是空的,眼里耳里都能触到。说“虚无缥缈”,就似乎虚了,淡了,飘没了。形容女子“袅娜,娉婷”,眼前立刻有了长袖起舞的曼妙身姿,略一定神,连“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也跃然纸上。王熙凤的“毗着门槛子”,像有一幅画,说“蹬着”就形似神不似,译成外语,肯定有东西没说出来……

现代人时髦,好多外来词不翻了,直接音译,可是代表语音的汉字却不能随手拈来。既有选择,传过来的原文就多了点意思。说一个人“酷”,不管是否准确表达英文,反正有了种形象。尝试做什么事,有人说“踹”,一次不成再“踹”一次,有动作有声响,拳打脚踢,凭空添了决心和勇猛。“粉丝”,有从者如云的意思,且比fans多了轻灵可爱,不信请看某报诠释:“粉,极言其细且轻,积少成多,飘忽不定。丝,极言其虽细却长,纠缠而善攀附……”说得何尝错,可要是这样告诉老英老美,他们肯定傻眼,其实你就是对他们说“粪丝”也一样。我们中国人可不能那么不讲究,法兰西的润肤霜“雅诗兰黛”,听着就美容,翻成“鸭屎烂戴”这买卖

还做么？

说起语言的区别，不能不承认百分之百的完美传达在拼音文字和方块字之间是几乎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某些惊人的相似更加显得不可思议。

一个“道可道，非常道”，包含了多少意思，在法语中居然还能找到对应。道路(voie)和嗓音(voix)的发音完全一样，从语音上说，也是一词两义。大海是地球之母，汉字将“母”包藏于“海”，可谓奇妙，法语竟也一个套一个(mère, mer)，且两个词同音。

在中国，给儿子成家为娶，有拿来之意；给女儿成亲叫嫁，说女子找到了家。无独有偶，法国俗语说 se caser，直译“装进格子”，但这个词的拉丁词源 casa 原本就有房子的意思。西班牙人称结婚为 casarse，意大利语也说 metter su casa，也都是离不开家。

纯属巧合么？很可能。但是，惟其偶然，才更见人类思维的发展共性吧。

前年北京最后一餐，是在高楼大厦之间一块小桥流水的地方，席间好吃的菜自然多，印象最深的却是一盘凉拌黑木耳。点菜的人自己肯定忘了，更不会想到，后来我帮助一个法国文化交流会办中国饮食讲座，特意让厨师加上这道菜，还写了介绍：“木耳脂肪低热量少，含有钾、磷、镁、铁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钙尤其丰富，在植物中居首，更难得的是恰好还有帮助吸收钙的维生素 D。”自以为让洋人开了眼，正在得意的时候，却发现法国早有人吃过：16 世纪大文豪拉伯雷的小说主人公潘塔格鲁艾尔就最喜欢吃“犹太的耳朵”。有专家考证，“犹太的耳朵”学名耳形菌，指的就是木耳。本来这东西未尝不能引起别的联想，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民族偏都想到耳朵，也算奇了。

拉伯雷活到今日，应该可以成为中国人的朋友。他不屑英国人的正统和德国人的严谨，藐视宗教，更是个不带偏见的美食家。

一个老同学曾对我说，看我写的东西，总奇怪这满脑子乱糊怎么整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只怕这乱糊是几种影响的杂烩。说到此，忽然想起法国电视台一个由名人主持的节目“文化粥”，谈的是从哲学到吃喝玩乐一切与文化沾边儿的严肃和不严肃的问题。或许我的脑子里也煮着这样的粥？我希望如此。在语言的河流、文化的深山中流连徜徉，采荇采芝，是一种幸运，是乐此不疲的游戏。